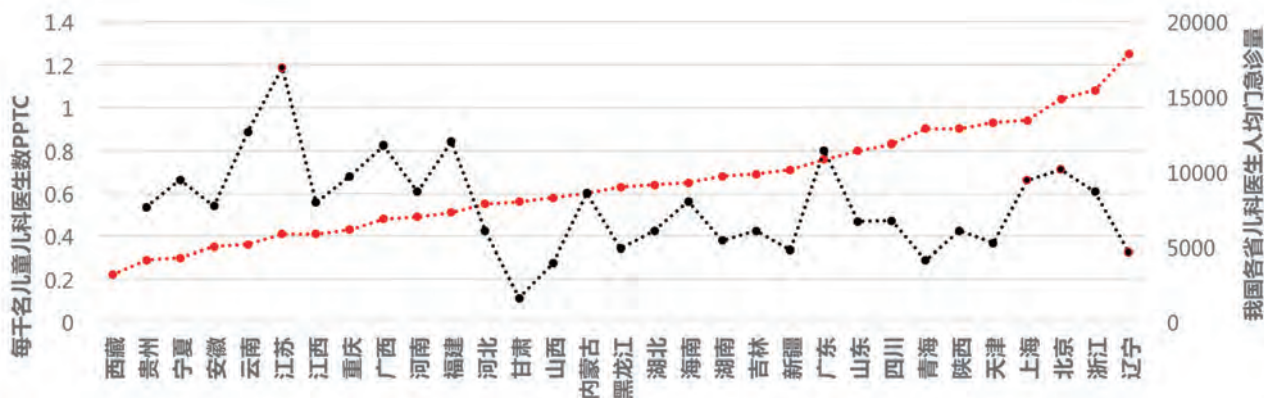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数据来源：2017年《中国儿科资源调查白皮书》



2014年各省直辖市每千名儿童医生数与儿科医生人均门急诊量

作为儿科医生的成就感和幸福感，和别人不太一样。

新疆儿童医院副院长罗新辉，上世纪90年代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回到乌鲁木齐，开始在医院开展儿童血液病的诊治。

去年，一位家长告诉罗新辉喜讯：孩子考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了！家长想邀请罗新辉和当初治疗孩子的医护人员一起吃饭。这个孩子曾因为患白血病在罗新辉科室接受治疗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孩子说还记得罗医生，但已经完全不记得当初吃的苦。“当时吃了很多苦，做了20多次骨髓穿刺和腰椎穿刺。”罗新辉说，每次看到治疗痊愈的孩子考上大学，有的已经成家生了孩子，她的心里是最幸福的。

罗新辉说，家长和孩子的信任，就是对儿科医生最大的鼓励。在她的科室里，这样的场景常常上演：一开始孩子进穿刺室在里面哭，家长在外面哭；几次以后，孩子在里面哭，家长在外面聊天；时间再长一些，孩子在里面做骨穿，家长们干脆都不

新疆儿童医院副院长罗新辉与同事一起讨论病例。



等了。“家长对我们太放心了，他们知道我们技术好，对孩子照顾得也好。”

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任李宇宁已经做了35年儿科医生，尽管有很多机会可以转其他专业，但他始终没有舍得放下儿科。如今回想，他觉得这样的选择“不亏”。

他说，做医生十年左右，可以独立诊治病人时，开始体会到成就感。“尤其是把一个重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，那种成就感不是可以用什么东西、用金钱可以衡量的，辛苦几天几夜救治成功了，确实很满足。”

有时候医生诊治的并非什么疑难疾病，但对于病人来说却改变一生。前几年，一名家长走进李宇宁的诊室就跪下了。“他叫我李叔，说孩子是我救的，我慢慢才想起来。”这个孩子10个月大时，被家人带到李主任这里。经过诊断，孩子患的是苯丙酮尿症，这是一种代谢障碍，从小就必须用去苯丙胺酸的饮食或者奶粉喂养，才能避免脑损伤，但基层医院没有及时诊断出疾病。“孩子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脑损伤了，损伤持续太久就不可逆了。”

经过干预，孩子病情好转，如今已经上学。李宇宁了解到，这家人前几年在外地生活，那一次是专门回到兰州感谢他。“我们做医生把孩子的病治好了，他就信你一辈子，这个时候真的觉得我这个医生没白做。”

李宇宁教授快退休了，过去不太开车的他现在经常练车，他准备退休后到甘肃各个贫困县帮扶儿科，发挥余热。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些年经验，都交给年轻人。”

接受采访的儿科医生，大多数会谈起对孩子的喜爱。喜欢孩子的人，大多保留着一颗单纯的赤子之心。儿科医生的幸福感，源于对美好生命的珍惜。☑